

范大悦

朋友是位心理咨询师。生活中遇到烦心事,我总喜欢找他聊聊。我跟他讲,他就是我的私人心理医生,他不置可否,嘿嘿一笑。近来发生的一件事,让我困惑不已,于是又登门拜访了他。接触写作后,我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,偶尔也收到了文友的好评。后来,我用大量时间练笔和研读报刊文学副刊版面的内容,逐渐学习并掌握了写作技巧,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质量很快有了提升。就在这时,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。有人开始拿我发表的文章和网文比对,说我的某些段落和某篇文章一样,在我不知何为剽窃抄袭的情况下,就给我的文章定性,说是抄袭。这引起了我的极大愤怒。这一番惊人语,立刻在圈内引起轩然大波。我努力自证清白,但是很快,我就发现,只要我一发声,马上就会引来铺天盖地的声讨,一浪高过一浪。我没有再继续辩驳下去,而是陷入沉思。

说完之后,过了好一阵子,见朋友还没开口,我抬起头望向他。他没有像往常一样,给我讲一些大道理,而是约我周末去爬山。我很是不解。

周末爬山,可不是个明智的选择。天热不说,人还特别多。摩肩接踵的人群,嘈杂声也是此起彼伏——有小孩不想登山,大人一个劲儿鼓励的;有平时缺乏体育锻炼的年轻人,望山却步的;有老年人一边拄着拐棍一边慨叹不敌当年的。我们全然没有理会,只顾登山。

到了半山腰,人稀疏了起来。相当一部分原因是,很多人“半途而废”了;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,速度拉开了距离。耳边少了嘈杂声,多了许多清幽的鸟鸣,像是为行程过半的人们喝彩。

我们最终一气呵成,成功登顶。朋友问我,这回还能听到那些杂音吗?我摇了摇头,说此刻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

此刻,我突然明白了朋友约我周末爬山的用意:凡事刚起步的时候,总会面临各种质疑。这时候,要学会与这些声音共存,不去理会,而要集中精力,坚定信念继续前行。等到你的成就越高,质疑声就会越少。

朋友点了点头,补充道:“要想成事,就要学会和各种不同声音相处,并最终甩掉它们。”

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:“真有你的。”我们都笑了。



你见过牵牛花的俏模样吗?红的、粉的、紫的、靛蓝的、浅蓝的,一张张笑脸簇拥着,在高高的篱笆架上或低矮的屋檐下,迎着风、迎着光,那么开心那么忘情地笑着闹着,清灵灵、脆生生的,在晨风里飘荡。回家的游子看见了,不由受到感染,也仰起脸,跟着笑……

牵牛花有好多名儿。因有着管状花托、伞状花冠,像一只只滴滴答、滴滴答的小喇叭,故别名喇叭花。我总把牵牛花看作一群勤快的“乡妹子”,它们起得可真早,大红公鸡刚啼过头遍,一朵朵牵牛花就爬到篱架的最高处,红火火地盛开,所以乡里人称它们“勤娘子”。

古诗词里,牵牛花更美。宋代陈宗远的《牵牛花》落上了红蜻蜓、绿蜻蜓,让披衣早起的诗人也看不够,“披衣向晓还堪爱,忽见晴(蜻)蜓带露来。”南宋陆游的《浣花女》里走来了梳着双髻丫

的孩儿,“江头女儿双髻丫,常随阿母供桑麻。”“青裙竹筒何所嗟,插髻焜焜牵牛花。”女孩穿着青布裙,拎着竹篮子,鬓边插着带露的牵牛花儿,多么光彩焕发!

牵牛花五颜六色,应该可以染布染衣吧。“仙衣染得天边碧,乞与人间向晓看。”北宋词人秦观认为,天上仙女的衣裳是牵牛花染成的。

医书里把牵牛花称之为“牵牛儿”“牵牛子”,它们爬得那么高,真像骑在牛背上的野小子、放牛娃。到了深秋,牵牛花结子儿,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。牵牛子有黑有白,老中医把牵牛子称作“黑丑、白丑”,其药性、功用各不相同。十二地支对十二属相,“丑”对应“牛”,牵牛子中医上又称黑丑、白丑或二丑。

牵牛子以黑色的居多,我总想,放牛娃牵牛骑牛,漫山遍野放牧,能不晒黑吗?

## 爬进秋天的牵牛花

刘琪瑞

瘦两个小混混说:“抬块石板来!二百斤以下的不要!”

两个小混混闻声而动。二百斤的石块太重,两个混混抬不动,又上来几个混混一起上手才把石板抬过来。小尊王五说:“压你爷爷身上!”

小混混们不敢,小尊王五火了,混混们便把这块二百斤的青石板压在小尊王五身上。这一压要是别人,五脏六腑“扑哧”一声全得压出来。小尊王五却像盖床被,严严实实压在身上,没事。

小尊王五不搭理二虎。这是混混们的比狠和比恶。这狠和恶不是对别人,是对自己。而且——我怎么做,你也得怎么做。我对自己多狠,你也得对自己多狠。你敢比我还狠吗?

二虎在码头上长大的,当然懂得混混这套,他不怕,也脱下褂子,像老虎一般躺下来。他要的不是石板,而是叫脚夫们搬一个大磨盘来。那时天津正修围城的白牌电车道,用石头铺道,磨盘比石块好铺,码头上堆着不少大磨盘。磨盘又大又重,一个至少三百斤。大磨盘往二虎身上一放,都以为二虎要给压成一张席子,没想到二虎笑嘻嘻地说:“一个磨盘不够劲儿,再来一个。”

众人觉得这两块磨盘很快就会把二虎压死,二虎却叫那两个给小尊王五抬石板的小混混过来,一人抱一块石头放在磨盘上。这两块石头再放上去至少七八百斤!二虎还嫌不好玩,又对那两个小混混说:“你们俩也别下来了,就在上边歇着吧!”



## 山间云

周牧辰

人若行进在高山下,就会发现世间最美的东西是山间的云,尤其在夏日的雨后。

那云,因为与山糅合在一起,变得美不胜收,奇幻无比。它们或突然从山中升起,一大团或一大缕,如山中起火生出的烟;或果敢地将山与山间的空隙之处填充起

来,连成一片如棉絮般的云海;或妩媚地缠住山的腰,羞涩地系住峰脖子;或干脆变成一床轻飘飘的白被子,把山的上半身温柔地盖起来。

山间的云,因山而变得神奇,变成一种美学,而山也因为它变得更加让人留恋。

经是将原材料直接暴露在空气中,尝试依靠自然界中的细菌发酵,但这样容易被杂菌污染。后来发明出了用谷物制作的“曲”,它的作用就像蒸馒头加入的酵母,富含各种微生物和酶,能帮助原材料迅速发酵。

为了提升酿造效率,古人经常在制曲时加入能够提高微生物活性的植物汁液,蓼就是其中之一,“以水浸汁,和面作曲”,宋代人曾在诗中写道:“青菽为曲蘖,碧蓼有微芳”。直到今天,酿造绍兴酒仍然会使用蓼草制作的酒曲。

## 星期文库

《诗经》中的蔬菜之一

## 谢二虎(上)

冯骥才

拉他去南市增福饭馆吃猪肉烫面饺子,解解嘴馋,大虎吃了三屉,二虎一口气干了十屉。把增福饭馆的老板伙计全看傻了。大虎喜欢看二虎狼吞虎咽,还有吃饱肚子两眼冒光的样子。哥俩赚的钱除去养

爹妈,多半填进二虎的肚子。天天吃得多,年轻不怕累,活儿重反倒练了身子。特别是二虎,渐渐比大虎高出了半头,骨强肉硬,赛虎似牛,走在街上叫人生畏。大虎总对二虎说:“咱们不怕事,但也决不惹事。”

二虎听兄长的话,但码头这地方——你不惹人人惹你。

一天,打沧州来一个汉子,力蛮会武,个头比二虎矮,肩膀却和二虎一边宽,黝黑黝黑,一身疙瘩肉。那天,二虎干完活正要回家,沧州汉子拦道站着,扬着脸儿问二虎想比力气,还是摔一跤。二虎见身边正在码苞米。一大包苞米一百八十斤,码起来的苞米垛赛一座座大瓦房。二虎走过去,单手一抓,往上一提,没见他使劲就把一人高的苞米包提起来,弓腰一甩手,便扔到苞米垛子上边去。跟着手又一提,腰一弓,再一甩,很快地上八个大苞米包都扔了上去,好像扔上去的是烟叶袋子。完事他拍了拍手上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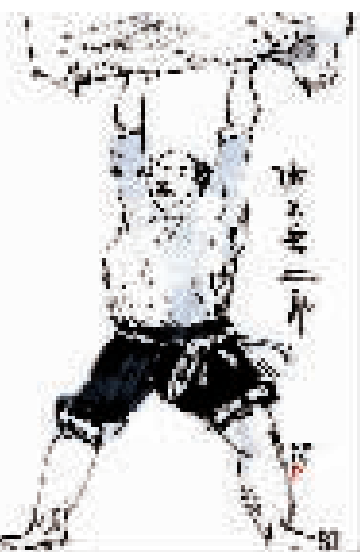
一种语言定式,有人写文章特别喜欢用这个句式去导出自己要阐述的道理,这也是这个句子在网上泛滥成灾的原因。当“最大的”已流于形式,它的唯一特性便被模糊,那些“最大的”反而不觉得有多大了。这很讽刺!

在搜索引擎中输入“人生最大的悲哀”,会弹出数万条索引,内容也是五花八门。之所以这样,是因为每个人的痛苦都不尽相同,因而就有了各种各样的“最大的悲哀”。

同样,还有“最大的幸福”“最大的收获”等。后来,“人生最大的……”竟然成了

扬,故得此名。

蓼在我国南北方均常见,在先秦时期,它已经是古人很熟悉的一种菜蔬。《周颂·小毖》写道:“肇尔彼桃虫,拚飞维鸟。未堪家多难,予又集于蓼。”这首诗被视为周成王自省之作,“惩前毖后”这一成语即出自此诗。“予又集于蓼”是作者形容置身苦境之语,因为蓼有着苦且辛辣的滋味,“故以为多难之喻”。纵然如此,周天子和贵族们对蓼菜并不陌生,那时常将它和肉类一起烹饪,起到去腥的作用。《礼记·内则》记载:“濡豚,包苦实蓼。濡鸡,醢酱实蓼。濡鱼,卵酱实蓼。濡鳖,醢酱实蓼。”“实蓼”就是“以蓼实其腹而煮之”,再用



谢二虎的爹谢元春在静海倒腾瓜果梨桃,用大车拉到天津三岔河口的码头上卖。卖水果在天津叫做“卖鲜货”。买卖好做又难做。天津人多,嘴馋,爱吃四季新鲜的果子,这买卖好做。可是码头人杂,横人多,强买强卖,强吃白吃,一个比一个厉害,这买卖又难做。

谢元春有三个儿子,大虎二虎三虎,自小就跟着爹来天津这边卖鲜货,常见爹受气,却惹不起那些土棍,只能把这口气憋在心里。二虎暗暗立下大志,练好一身功夫,谁也不怕。谢家哥仨天生身体棒,人高六尺,膀大腰圆,从小好练,力大无穷。

谢元春岁数大了之后,不再卖鲜货。三虎开一个粪厂,晒大粪卖给农人种地。二虎跟着大虎在白河边当脚夫,凭力气吃饭,背米扛活,装船卸货。哥俩能干四个人的活。人是铁饭是钢,能干活更得能吃。大虎疼弟弟,二虎能吃,就叫他敞开肚子吃。大虎一顿吃四个贴饼子,二虎吃八个。一次大虎

最大的

鞠志杰

## 隰有游龙 其名为蓼

瑶华

《郑风·山有扶苏》一诗,用常见的植物起兴,引出男女之间的戏谑,千百年后读来依然生动可感:“山有桥松,隰有游龙。不见子充,乃见狡童!”诗句里的“游龙”,指的是生在水边的马蓼,又名茺、葑草,它是蓼科植物的一种。《郑笺》注:“游龙,犹放纵也。”“放纵”意在形容这种植物高大繁盛,生机勃勃。“蓼”字中的“蓼”意指高飞貌,因蓼类植物大多枝叶高